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1999年国际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



*A Long Way from Chicago*  
远离芝加哥的地方

美]理查德·派克 著

吴 刚 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1999年国际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

*A Long Way from Chicago*  
**远离芝加哥的地方**

[美] 理查德·派克 著

吴刚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远离芝加哥的地方/[美] 派克著;吴刚译. —上

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5

(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)

ISBN 978-7-5324-8745-5

I. ①远… II. ①派…②吴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美国—当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5263 号

---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09-341 号

Copyright © 1998 by Richard Peck. All rights reserved.  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ial Books for  
Young Readers, a division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 
Group, under the title A LONG WAY FROM  
CHICAGO.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 
Sheldon Fogelman Agency, Inc.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**远离芝加哥的地方**

[美] 理查德·派克 著

吴刚 译

吴蓉蓉 图

赵晓音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张伟群 陆 贇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0.5 字数 11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745-5/I·3271

定价: 19.0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# 001\序幕 目 录

003\霰弹枪奇特汉姆入土前的最后一夜(1929)

018\牛奶中的老鼠(1930)

039\只有一个女人的“犯罪潮”(1931)

064\集市竞赛日(1932)

083\幽灵刹车手(1933)

106\长了翅膀的东西(1934)

128\百年庆之夏(1935)

155\运兵车(1942)

158\《远离芝加哥的地方》译后记

## 序 幕



我们总是在八月的时候跑去跟奶奶住上一个礼拜。那会儿人们还管我叫乔伊，而不是乔·乔伊·道戴尔。我妹妹的名字是玛丽·爱丽丝。在头几次去奶奶那里玩的时候，我们还只是小孩子，所以我们眼里只有奶奶，几乎一点都看不到她住的镇子。奶奶实在是太大了，而那个镇子实在是太小了。她也很老，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——老得跟那些山有得一拼。那她结实不结实，厉害不厉害呢？那还用说，在我们眼里，她结实厉害得就像一只永远穿不坏的旧靴子一样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和玛丽都渐渐长大了，尽管奶奶的样子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我们还是觉得每年夏天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同的女人。

我现在的年纪已经比当年的奶奶都大了,而且还大了不少呢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,那些炎热夏季的日日夜夜,在奶奶住的那镇上最后一栋房子里发生的事情,似乎越来越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奶奶的形象也深深刻划在我的脑海里。我的这些记忆都是真实的吗?对,每个字都是千真万确的,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,它们变得越来越真实起来。

## 霰弹枪奇特汉姆入土前的最后一夜 (1929)



你绝对想不到，我们竟然会要离开芝加哥去看一具尸体。我们在芝加哥长大的时候，正是黑帮盛行的那段不美好的旧时光。就在前一年的冬天，他们在北克拉克大街上制造了情人节杀人事件。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声很不好，弄得人们都把汤普逊机关枪叫成“芝加哥打字机”。

但在我长到九岁，我妹妹玛丽·爱丽丝长到七岁的时候，我们还连一具尸体都没有看到过。照我们的猜想，大多数尸体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比如穿着水泥做的大套鞋给沉到了密歇根湖的湖底。

我们是后来走了好多的路，到了乡下的道戴尔奶奶那里，才头

一次见到尸体的。老爸说我和妹妹都已经到了能自己出门的年龄了。他说奶奶已经上年纪了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到她那里去陪她过上一个礼拜。我们从小小孩的时候就一直没见过她了。老爸老妈虽说是芝加哥人，可他们连车都没有，奶奶那里也不通电话。

“他们其实是要把我们俩扔在奶奶那儿。”玛丽郁闷地说道。她怀疑老爸老妈是想趁我们不在，到威斯康星州去钓上一个礼拜的鱼。

我对此倒不在意，因为我们要去坐火车了，就是从迪尔邦车站每天早上发出的，开往圣路易斯的蓝鸟列车。奶奶住在芝加哥与圣路易斯之间的某个地方，在某个被铁路给分成两半的那种小镇里。如果有火车经过的话，那里的人都会跑到门廊上来看。

玛丽说她受不了那种地方。别的先不说，在奶奶那里上厕所得跑到屋子外面去。茅房就在装玉米棒子的小屋对面，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小棚子，茅坑里的东西都是道戴尔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就留下的。装玉米棒子的屋子里住着一只长了满口歪牙的老公猫，你刚一出茅房，它就朝你跳过来。玛丽顶恨的就是这个了。

玛丽说，那里既没有什么事情可干，也没什么人可以一起干事，因此她只能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，虽然我比她大了两岁，而且还是个男孩儿。刚到的那几天我们还能去镇中心逛逛，说是镇中心，也不过就是稀稀拉拉的几栋砖头房子而已：银行、保险代理公司、摩尔家的商店和“咖啡壶”咖啡馆，以前镇上的酒吧就在那儿。我们去的那会儿正是禁酒令执行的时期，卖酒是违法的，于是人们只能在自己家里酿啤酒。那儿的房子到现在都还有铁皮屋顶伸出到人行道上，路边还有让人拉的扶手。尽管福特汽车已经很普遍了，可



那里的农民进城都还是坐马车，小镇上的银行老板威登巴赫开的也不过是一辆老掉牙的哈普轿车。

在我们看来，那是一个什么都很慢的地方，不过这是在镇上的人们埋葬霰弹枪奇特汉姆之前的情形。他这人除了名字之外，也许直到进入坟墓的那一天什么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县城的报纸上不想给任何一个叫霰弹枪的人登讣告，可谁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别的名字了。这引起了某份大一点的报纸的注意，于是他们派了一个特约记者到“咖啡壶”咖啡馆来打探一下，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兴趣的故事。这会儿正是八月，是新闻的淡季。

“咖啡壶”是人们打发时间，吹牛扯淡，传播流言蜚语的地方。我和玛丽走进那里的时候，也多少引起了人们的一点兴趣，因为我们是道戴尔夫人的亲戚，而她是从来不踏进那个地方的。她说她喜欢一个人呆着，不想跟别人有什么交际，而这在那样一个小镇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我和玛丽把看到听到的都带回了家，说有一个可疑的人从火车上下来，穿着城里人的衣服，戴着一顶硬邦邦的草帽。他转了有一英里左右，到处打听霰弹枪奇特汉姆的事儿，听到了什么他还都记下来。

奶奶早就从小道消息知道奇特汉姆已经死了，尽管她不是人们第一个跑去告知消息的人。她不是那种人称好人缘儿的人。人们对道戴尔爷爷的看法倒都不错，可他已经死了有很多年了。

那天，她正在黑铁灶上拾掇西红柿，厨房里到处都是蒸汽，热得连墙上的年历都掉了下来。她的袖子挽在胖胖的胳膊上。当她听说镇上已经到处都是报社记者了的时候，她咽了口唾沫。

过了一会儿她说道：“让我告诉你们那个记者想知道什么吧。他想要好好儿地笑话咱们哪，因为他觉着我们不过是一群乡巴佬，没用的乡下人。我们是，可这又关他什么屁事儿呢？”

“那霰弹枪奇特汉姆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”玛丽问道。

“他不过是个老恶棍，一辈子过的穷日子，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剩下。”奶奶说，“没人愿意和他挨近，因为他闻上去就像只臭鼬。他住在鸡笼里面，现在人家只好把那只笼子给烧了。”

为了转移话题，奶奶对我说道：“来，你来搅这些西红柿，别让它们粘底。我在这热气里都站了半天了，我自个儿都快烧熟了。”

我不喜欢干厨房里的活儿。昨天她做的是苹果酱，情况还不算太糟。她是点了个火堆在屋子外边干的，还在锅里放了几个硬币，不让苹果酱粘底。

“‘咖啡壶’那边的人说霰弹枪跟詹姆斯家的男孩子们一起坐过车。”

“哪个詹姆斯家的孩子？”奶奶问道。

“杰斯·詹姆斯，”我说，“还有法兰克。”

“他们才不会带他坐呢，”她说，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詹姆斯家倒也是密苏里人。”

“他们跟记者说霰弹枪杀过一个人，还蹲过大牢。”

“这儿附近是有几个家伙干过那样的事，”奶奶说，“可我不记得他离开过小镇哪，再短也没有。这些话都是谁说的？”

“一个真的很老的驼背老太太，长着龅牙的。”玛丽说。

“还是斗鸡眼吧？”奶奶说，“那肯定是艾菲·威尔考克斯。你觉得她现在很丑是吧，可你还没见过她做姑娘那会儿呢。她要是

跟你说起话来，能把你活活说死。她的舌头是连在中间的，往前往后都能翻。”奶奶说着走到了纱门边透透气。

“他们说奇特汉姆的枪上刻着六道印子，”我有点画蛇添足地说道，“他们说那些印子要么是他抢过的银行，要么是他打死过的警长。”

“这又是那个艾菲说的吗？永远别相信丑女人说的话，她看全世界都不顺眼。”别看奶奶这样说话，她自己长得其实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奶奶叹了口气接着说道：“我来告诉你们奇特汉姆是怎么得到霰弹枪这个名号的吧。那会儿他才十岁，想跟一帮大孩子们一块儿出去打鹌鹑。他那枪法就算站在谷仓里面也打不中谷仓的墙，而且有一只眼睛里全是眼屎，跟猪圈一样。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原，满眼望去连一只鹌鹑都看不到，可霰弹枪因为能跟大孩子们在一块儿，还是兴奋得什么似的。他扣扳机就打死了一头母牛，母牛‘咣’地一下就栽倒了。他要是瞄着母牛打就好了，那它最后准能寿终正寝。可惜他没瞄。大孩子们一把就夺过了他的枪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他又会叫谁遭殃呢。他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，像粘苍蝇纸一样再也没甩掉过。镇上随便哪个女孩子打枪都比他准，连我也算在内。”奶奶跷起大拇指朝自己指了指。

她家里有一把温彻斯特牌 21 型点一二口径的双筒猎枪，就藏在木头箱子的背后，不过我们猜想这是爷爷当年打鸭子用的。“不过我也不是安妮·奥克利那样的女神枪手，只有打打松鼠还行。”奶奶依旧站在门边，掀动围裙扇着风。接着她又用同样的声音说道：“看来咱们要有伴儿了，来，先把西红柿从炉子上拿下来。”

一个陌生人来到了门廊上，等我和玛丽挤在奶奶身后看去的

时候，发现来人就是那个记者。他长得尖嘴猴腮的，帽边的绸带已经被汗水湿透了。

“你有什么事儿啊？”奶奶隔着纱门问道，语气十分友好。

“大婶儿，我是想打听一下刚去世的霰弹枪奇特汉姆的事情。”他两只脚捣来捣去，想要把其中一只伸进门来。然后他掏出丝绢手绢在帽檐下一通猛擦。他那枚共济会的戒指上缀着小小的一颗颗钻石。

“谁叫你来找我的？”

“我是挨家挨户问过来的，大婶儿。你们这些女人都特别爱说话，上帝保佑你们的好心肠，你们都能把骡子的腿给说得掉下来。”

我和玛丽听了这话都瞪大了眼睛，我们想这下奶奶要抄起扫帚把他扫地出门了。我们曾经见过没怎么出言不逊的小贩都被奶奶三下五除二给收拾了，流浪汉们似乎也不敢在她的篱笆前歇脚。我们怀疑就算她认识的人也休想进得了她的门。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她一把拉开了纱门，迈步来到了门廊上。我紧紧跟在后面，而玛丽在确认那只满口歪牙的公猫没有埋伏在门外等着扑上来之后，也跟了出来。

“你是报社的记者吗？”奶奶问道，“皮奥利亚来的？”奶奶是从他身上那件花里胡哨的衣服上看出来的，可他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“别人都跟你说什么啦？”

“看来我终于遇到一个好故事了，”他说，“‘最后一个黑帮枪手进了叫花子的坟墓’，就是那种够猛的消息。大婶儿，你要是能再帮我提供一点细节，让我的故事更有血有肉就好了。”

“血啊肉啊的我可有得是。”奶奶和声细气地说道，“你听来的

“那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主要是一位老太太——”

“丑得跟罪恶似的，自称威尔考克斯？”奶奶反问了一句，“她以前一直都住在州精神病院里，最近才到这儿来的。不过你是记者，我想这事儿你自己肯定已经打探出来了。”

玛丽用胳膊肘狠狠捅了我一下，只见那个记者的眼睛瞪得有铜铃那么大。

“他们跟你说了霰弹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了吗？”

“说了，可好像众说纷纭哪，大婶儿。”

“唉，名利真是浮云哪，”奶奶说，“他这名儿还是从内战来的呢。”

记者一听这话，赶忙手忙脚乱地朝胸口内侧的口袋掏去，拽出一个笔记本儿来。

“没错儿，霰弹枪这名儿是内战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兵们叫出来的。那是一八六二年春天，在夏洛伊战场。维克斯堡陷落的时候他跟格兰特将军在一块儿，他就是在那儿得到这个名字的。事实上，是格兰特将军先这么叫的。霰弹枪不是政府配发的武器，他用来打叛军的是一支旧的雷明顿霰弹枪，他在老家的时候用那玩意儿打鹌鹑来着。”

现在玛丽已经在拼命扯我的衬衣下摆了。我们都知道小孩子说话是没谱儿的，可奶奶不是个小孩子呀，而她这会儿正在满嘴跑火车呢。记者先生在咖啡馆里当然已经被人给骗得很够水平了，可奶奶的谎撒得更有趣，竟然还跟历史扯上了边儿。这谎一撒，霰弹枪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了，而威尔考克斯太太则给扔进了垃

圾堆。

“他从来就是个神枪手。”她又接着说道，“战争结束他回家的时候，奖章多得他那小胸脯子都戴不下。”

“可他死的时候却一贫如洗。”记者先生用若有所思的声音说道。

“是啊，他把那些奖章全都给卖了，换来的钱都给了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。”

闻听此言，记者那张尖脸顿时为之动容。转眼间，霰弹枪就已经从杀人不眨眼的黑帮枪手摇身一变成了战争英雄，甚至还称得上是位大慈善家。他又慌忙掏出笔记本来拼命记着。他觉得能碰上奶奶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“我说的这些可都是有记载的，”奶奶面不改色地说道，“你可以自己去查。”

他已经准备要好好写个新的故事了：“内战英雄昔年将军亲手选定潦倒善人如今魂归天国兵营”。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题目了。“他从来没结过婚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，”奶奶说，“他把艾菲·威尔考克斯的心给彻底伤透了，她现在还对此耿耿于怀呢，这你自己都看到了。”

“可怜他现在进了叫花子坟墓，死了也没个人来纪念他。”记者说的这话或许正是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写照。

“他们这么跟你说的？他们这是在作弄你呢，孩子。你一会儿路过‘咖啡壶’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，就说你听说霰弹枪要从我家风光光地下葬呢。他入土前的最后一夜就在我家的前厅度过，我邀请你到场。”

记者先生倒退着走下了门廊的台阶，被这一新的素材震得七

荤八素的。“非常荣幸，大婶儿。”他颤巍巍地说道。

“很高兴能帮上忙。”奶奶回答道。

玛丽拽着我衬衫下摆的手终于松开了。我们对成人的那一点了解在奶奶身上看来完全派不上用场。她朝着我们转过身来。“现在我只能换上鞋，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到木料场去跑一趟了。”瞧她这话说的，好像这不是她自己给自己揽来的一样。到了木料场，人们会给霰弹枪奇特汉姆打上一副棺材。账单嘛，当然是送到县上去的；至于棺材呢，奶奶只能叫他们给送到自己家里来，里头还装着个霰弹枪。

夜幕落下的时候，架在两个锯木架上的一口绿色松木棺材放在了前厅的凸窗上，有不少人站在院子里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。他们从那里是望不到霰弹枪的，因为叫棺材盖子给挡住了。除此之外，从敞开着的棺材盖子上还垂下了一层厚厚的纱，落在棺材的正面，把他给盖住了。其实当人们发现霰弹枪的尸体时，他死了已经有些时间了。奶奶把所有的窗子都给打开了，可房间里还是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我在他们把棺材抬进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就把我给看够了。我就告诉你们关于他的两件事，一是他嘴里的牙已经掉光了，二是他穿着的是工装裤。

院子里的人们还不能相信奶奶举办的这场活动是对所有人开放的，犹犹豫豫地不敢进来。不过这可没挡住记者先生在客厅里蹿来蹿去，继续寻找着血肉来充实他的故事。同样没被挡住的还有威登巴赫太太，银行老板的老婆，她带来了她的父亲，一个个子只有她一半的怪老头儿，身上穿着内战时联邦军队的蓝色军服。

“在这个悲痛的时刻，我们到这里来表示一下我们的尊敬。”奶奶把他们让进门的时候威登巴赫太太如此说道，“我跟我父亲说，霰弹枪是由格兰特将军亲自授勋的，他在内战中受过三次伤，结果我父亲一下子就把这些往事给回忆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就非过来一下不可了。”她的老父亲戴了一顶军便帽，别着一枚北方军颁发的勋章，看他那样子估计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威登巴赫太太带着老父亲来到棺材跟前，两人对鲜花发了几句感叹。奶奶在松木棺材的两头各放了一罐唐菖蒲，那是她从自家院子里采来的，在每个罐子里她还插了一面美国国旗。

后来又有几个敢于和奶奶叫板的人来了又走了，不过最后还是剩下那个记者赖着不走，他坐在最好的那张椅子上，依然想要嗅出点新闻来。这时，前门边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人影，大家定睛细看，赫然便是艾菲·威尔考克斯太太。

“道戴尔太太，我是来陪你守夜的，来看我们勇敢的老兵站好他的最后一班岗。”

在那会儿，人们都兴在葬礼前陪着尸体一起坐过夜。我敢用钱打赌，奶奶绝不会让威尔考克斯太太进来瞄上一眼，更不用说让她呆过夜了。不过当然啦，奶奶正在演一出最棒的戏给那个记者看。虽说她看不上镇上那帮家伙，可她把外面来的陌生人更不放在眼里。奶奶招招手，让威尔考克斯太太进来。她一进来就东张西望地把屋子扫了个遍，然后走到棺材跟前，盯着白纱看了一会儿说：“他的表情可真是安详哪。”

然后她拉过一把椅子来坐到了记者身旁，记者吓得赶紧朝旁边一缩，因为他从权威人士那里知道了她是刚刚从疯人院里给放



出来的。“这儿挺暖和的，不是吗？”她对着他说道，眼睛却瞧着别的地方。

屋外的人群终于都散了。玛丽和我依然守在房间的一角，我们都十分好奇，所以哪里都不愿去。

“如果你准备一直呆在这儿的话，来瓶啤酒怎么样？”奶奶问记者。记者听了这话好像得到了鼓励，奶奶于是走开了，留下他和威尔考克斯太太呆在一起，这也算是奶奶给他的一点小小惩罚。她回来的时候拿进来三瓶家酿的啤酒，因为是从酒窖拿出来的，所以非常凉爽。她酿酒是给自己喝的，但这三瓶是帮记者撑过夜晚的。她可不想让自己的死对头威尔考克斯太太在一个男人面前喝酒，怕她喝醉了乱说话。

在正常情况下，家里人会回忆一下已故之人的往事来打发夜晚的漫长时光。可现在的情况绝对称不上正常，再说关于霰弹枪奇特汉姆的往事也早就被人回忆得差不多了。

屋子里只有一盏灯亮着，随着午夜的临近，唐菖蒲都在罐子里耷拉了下来。我缩在房间的角落里，开始打起了瞌睡，玛丽则已经在一只靠垫上睡熟了。第二瓶啤酒下肚以后，记者先生舌头也大了，头也耷拉了下来，此刻关于霰弹枪在内战中的英勇事迹的画面一定在他头脑中盘旋。厨房里那只挂钟的滴答声清晰可闻。奶奶的腮帮子也耷拉了下来，然后又猛地往回缩一下。威尔考克斯太太在哼着名为《很久以前的石头》的小曲儿，但哼完“让我藏在你们中间”这一句后，就渐渐地没有声音了。

这时传来了一阵你能听到的世界上最轻的声音，介于窸窸窣窣和沙沙沙沙之间。我不由得醒了过来，发现奶奶已经坐直了身